

京 味 长 篇 小 说 系 列

正阳门外

绅 士



沈家和 著

北 京 出 版 社

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正阳门外 . 坤伶 / 沈家和著 . - 北京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2000.2

ISBN 7-5302-0610-9

I . 正… II . 沈…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5825 号

坤 伶

KUN LING

沈家和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 100011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通州区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625 印张 353 000 字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 000

ISBN 7-5302-0610-9

1·595· 定价 : 22.00 元

## 自序

我在北京宣武门外棉花上二条胡同住过多年。从棉花头条到九条，人称“棉花地”，再加上北边的西草厂和椿树胡同一大片，是梨园行艺人聚居的地方。记得我家西邻住着一位为马连良先生弹月琴的老艺人；我家北边不远住着说评书的老艺人连阔如；我家对门儿的王大爷是说相声的老艺人，我爱和王大爷聊天儿，他那诙谐幽默的北京土语，有许多已进入了我的京味小说。

有人说，北京南城是京剧艺术的摇篮，这绝非夸张。正阳门外，不但戏园子多，老科班儿多，老京剧艺术家的旧居更多。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当然会听到许多梨园界的旧闻轶事，耳濡目染，受到一些影响。所以，现在能写出这本《坤伶》，是很自然的事。只是这本小说未能写出“京剧摇篮”的全貌，原因是我计划在《正阳门外》这部京味长篇小说系列作品的后半部分，专门写几卷旧京南城梨园行的历史及趣闻轶事，比较全面、客观地写一写我们中国的国粹——京剧。

我在前面第三卷《老铺》、第四卷《药王》两本书中，用78万字的篇幅写了我国的另一国粹——中医和中药。

在写京剧这个国粹时，我将下更大的功夫。当然，还将以长篇小说的形式问世，因为，这种形式既通俗易懂，又便于流行。京剧是很好看很美的，我以京剧艺术的形成及发展为题材写成的长篇小说，也要写得“美”一点儿，“俊”一点儿。我将努力使读者看过我的作品后，觉得：沈家和这小子还行，写的京剧题材小说受看。

振兴京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有决心为宣传、介绍京昆艺术做些事情，而且，我也有条件、有能力做这件事。我从十几岁在天津上初中时，就爱上戏园子听大戏——京剧，还向我的同学石寅生（他家是票友世家）学唱过几段儿，多年来，我下功夫收集梨园行的资料——大部分是第一手资料，如果不写出来，怪可惜了儿的。这本《坤伶》就算是“蝎拉虎子掀门帘儿”——先露一小手吧。

沈家和

2000年1月24日

老北京人有个嗜好：听戏。

从乾隆年间四大徽班进京，随着京剧艺术的发展，北京城内出现了一大批戏园子。

当然，同时也出现了更大的一批戏迷。

广德楼戏院在正阳门外大栅栏西口路北。

四方形的戏台坐东朝西。

台前有两根大台柱子。

柱子上有一副油漆对联：

学君臣、学父子、学夫妇、学朋友，汇千古忠孝节义，  
重重演出，漫道逢场作戏

或富贵、或贫贱、或喜怒、或哀乐，将一时离合悲欢，  
细细看来，管教拍案惊奇

还有横匾一块，悬挂在通向后台的上下场门中间，匾上写着四个大字：

盛世元音

上场门有匾额：

出将

下场门的匾额：

入相

台下观众席照例是长条桌子、长板凳。

后台屋内南边正中设祖师爷佛龛。



佛龕是用檀香木雕刻成宮殿式，高三尺、寬二尺，內有圓形座椅，坐着唐明皇塑像，頭戴九龍冠，身穿杏黃龍袍，足登黑緞厚底官靴，兩旁有全份鸞駕。

佛龕前的桌子上有長明油燈、銅制香爐、燭扦兒。

梨園行的規矩，每天給祖師爺早晚要燒兩次香。

后台上場門旁邊設有一張長方桌，上面鋪紅氈子，桌上放有水牌一個。

水牌是硬木架，牌上鑲有幾排象牙條，上邊寫着當天戲碼：

齊忠翠、秦德俊 八仙得道

齊忠翠、齊秀蘭 拾玉鐲

齊忠翠、張一鳴 四郎探母

桌子兩邊有兩把椅子，是班主和大管事的座位。

他們所以要坐在这个地方，是為了便于觀察角色是否穿錯戲衣、戴錯盔頭、扮相有沒有錯誤。

后台南北牆上懸挂着樟木鏡框，框內是用宣紙墨筆書寫的梨園規則和懲罰條例。

今天在上場門桌旁坐在椅子上的大管事是梁老板，他不动声色地看着后台的人们。

翠翠、張一鳴和齊秀蘭隨白本謙進了后台門。

白本謙一見梁老板，忙上前几步，递上一个红包说：

“梁老板，这三位是丹桂戏班的齐忠翠、齐秀兰、张一鸣，今儿个一切都拜托您啦！”

“好说，好说！”梁老板不露声色地接过红包说，“白掌柜，您踏踏实实上前头听您的戏去，后台有一个敢吊猴儿的，我大嘴巴抽他！”

“有您这句话，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白本谦说。

“梁师父，给您请安！”翠翠走到梁老板面前甜甜地叫了一声，并鞠了一躬。

“啊……”梁老板显然被翠翠的俊俏惊呆了，只顾看翠翠，连张一鸣和齐秀兰笑着向他点头也没理睬。

后台文武场面的人和今天晚上配戏的角儿们也都贪婪地看着翠翠。

今天晚上，翠翠确实显得格外美。

在上园子之前，齐秀兰把翠翠叫到宛玉珍家，和玉珍娘一起，又给翠翠洗头，又为她梳头敷粉，连脑后大辫子的红头绳，都是宛玉珍上小门布店现买来的。

几个人把她打扮得光彩照人。

站在一旁的白本谦，见人们注视翠翠的目光，心里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

当他刚才在园子门口见到翠翠时，就觉得眼前一亮。

但是，他也注意到，送翠翠来的人不但有宛八爷、余二爷、齐老头和老魏头，还有曹家父子、朱家父子、花裤腰、大兵黄、宛玉珍、崔大顺。

而翠翠的一双大眼睛，总是在宛玉珍身上转。

现在，这些送翠翠的人，又都坐在台下看戏去了。

白本谦又看了翠翠一眼，才向台下走去。

丁四爷一进后台，翠翠忙迎过去给老头子鞠躬，十分有礼貌地帮老头子脱下皮袍子，挂在衣架上，又接过老头子的风领帽，挂在衣架最上边的帽勾上。

风领帽是旧北京的一种男式冬帽，风领用黑布料絮棉花纳上花纹，长可护领过肩，像古代的盔甲，在脖子前系上襟儿，可将头和脖颈围得严严实实，温暖异常，省掉了围脖儿。

因为丁四爷是梨园界知名人士，他戴的风领帽是黑缎子面料制成的，价格昂贵。

那年头，戴这种风领帽的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风领帽和肥大的皮袍子十分协调。



老爷子脚上穿的鞋更特别，双脸儿，黑缎子面料，鞋帮和鞋脸上均纳有云头图案，左右对称，鞋帮和鞋底均絮了上好的棉花，布千层底儿，浑厚结实，看上去有二斤多重，不用问，这是在廊房四条联升斋鞋店订制的“老头乐”。

外面天寒地冻，老头子身上不是皮的就是棉的。

“齐忠翠？”丁四爷一看水牌，对翠翠说，“你爷爷艺名叫穷不怕，本名齐尚文，对不对？”

“谢谢四爷老记着我爷爷”。翠翠点点头说。

秦德俊也满面春风地跑进后台。显然，他已经抽足了大烟，一见翠翠，便笑道：

“头一出可是咱俩的活儿。我好办，一套上驴型套装就齐活，你麻利儿扮戏吧！别愣着啦！”

当舞台上的《八仙得道》演到高潮时，忽然，场内灯光熄灭了。

舞台上空只有一盏橙黄色的聚光灯照射在悬于舞台下部的两根粗粗的毛竹上。

锣鼓轻击，箫声婉转。

由翠翠扮演的张果老倒骑在由秦德俊身穿黑驴型套装扮的“毛驴”背上。“毛驴”颤颤悠悠地上了毛竹后，两根毛竹又升高了。

“毛驴”摇头摆尾，或尥蹶子，或打响鼻，四“蹄”敏捷而熟练地在毛竹上走着。

快到下场门时，翠翠一个“倒毛儿”，从半空中落地。

“毛驴”也跳下毛竹在台上打了个滚儿，并学驴叫。

然后，“张果老”又倒骑“毛驴”，进了下场门。

灯光大亮。

场内叫好声震屋瓦，人们站起来鼓掌。

丁四爷在台口端坐，为翠翠把场。



当翠翠倒骑“毛驴”进下场门后，丁四爷满面笑容，连连点头。

翠翠从“驴背”上跳下来，忙搀起秦德俊，帮他把驴型套装脱下来，感激地说：

“秦老板！您辛苦啦！”

秦德俊全身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地说：

“有你这句话，累死我也心甘情愿！”

头一出戏压住了场，后两出戏唱得十分顺利。

一炮打响。

唱完三出戏的翠翠和师父齐秀兰正在后台卸妆。

而台下的叫好声仍然不断。

在台口把场的丁四爷显然十分满意，他和大管事梁老板合计一下，对翠翠和齐秀兰说：

“你们娘儿俩再谢一回场吧！”

翠翠和师父只好又向出场门走去。

当翠翠和齐秀兰向台下观众鞠躬时，市商会会长郝德全和他的姨太太、白本谦和白夫人走上舞台，两个伙计模样的人将一个大花篮抬上舞台。

《小实报》副主笔朱福成上台为翠翠照相。

后台的人皆大欢喜，大家都盯着翠翠。

“翠翠姑娘。”丁四爷大声说，“这大雪天儿的，你能把四九城的人招来听你的打炮戏，不含糊啊！”

“谢四爷提携！”翠翠眼含泪花，给丁四爷鞠躬，又挨个儿给梁老板和文武场面的人鞠躬道谢。

“今儿个大伙都辛苦啦！”白本谦大声说，“我在同聚楼包了九桌酒席，咱们一是为翠翠姑娘祝贺，二是吃点儿夜宵。请吧！”

当众人都出了后台门时，翠翠对齐秀兰说：

“师父，我想早点儿回去。”



“别价呀！”齐秀兰忙说，“你不去人家该说你拿糖啦！”

“你师父可是戴着孝来给你跨刀的！”张一鸣也说。

三个人走到后台门口，见白本谦和夫人在门外说话。

“谢谢白掌柜！谢谢三姨！”翠翠忙上前边叫边给白本谦和白夫人各鞠一躬。

“三姨？”白本谦愣了。

白夫人也一愣。

连齐秀兰和张一鸣也直纳闷儿。

翠翠一指白夫人领着的小男孩儿说：

“小弟弟办满月那天，我表姨领我上您家出份子……”

“想起来了！”白夫人对白本谦说，“她表姨夫是你徒弟肉瘤张。她表姨让她管咱大姐叫大姨，管我叫三姨。”白夫人又低头对男孩儿说，“快叫姐姐！”

小男孩儿正打哈欠，不情愿地叫了声“姐姐。”

翠翠笑着答应一声，又对白夫人说：

“三姨身子骨儿更硬朗了，气色也好。”

“还说呐！一想起你表姨来我这心里就难受！”白夫人身穿貂皮大衣，两手揣在手笼里。

手笼是昔时老北京华贵少妇冬季外出护手之物，因为衣袖短难暖手，戴手套手指伸展又不便，将手揣进手笼内风寒无侵，温暖异常。

手笼多用珍贵裘皮制成，以貂皮、狐皮为上，其形如尺许长的袖筒，也有制成方包形的，两侧留口为插手处。

揣手笼必要像白夫人这样，配以貂皮外衣，且毛色亦大体一致，才显得得体大方。

当然，价格是十分昂贵的。

白夫人为表示亲热，把手从手笼中伸出来，摸摸翠翠说：

“你表姨夫、你表姨过去六年了吧？”

“那年我刚十二岁。”翠翠黯然地说。

小男孩儿直拽白夫人的衣角，又打了个哈欠。

随着他打哈欠一缩脖子，他脑后的“坠根儿”在后脖领处翘起来。

老年头男孩儿年幼时，多留“坠根儿”或“歪毛儿”，即在脑后或头顶偏右处蓄一绺一寸多长的头发，不系头绳和饰物，任其飘飘，更增加了男孩儿的淘气趣样。

老人们说，男孩儿留了“坠根儿”或“歪毛儿”就拽住了，好养。

其实，这是一种娇惯孩子的说法。

“要不你们娘儿俩回去歇着吧！”白本谦对夫人说。

白夫人低头看看小男孩儿，又对翠翠说：

“姑娘，有工夫看看三姨来。”

没容翠翠说话，不远处电线杆下有人喊道：

“唱本哟，看唱本哟！二酉堂的唱本哟！”

电线杆下是一个卖唱本的老头。

唱本是京剧折子戏戏词的单行本。老年头北京的庙会、集市、街头常有地摊出售。

今儿个广德楼爆满，卖唱本的当然不会放过做生意的好机会，在戏园门口设摊卖《四郎探母》《拾玉镯》的唱本。

唱本为三十二开本，铅印，页码少，价格十分便宜。

买者一是戏迷，买唱本听戏时对唱词儿。

二是认字不多的人靠唱本上的唱词上下文连蒙带猜地多认几个字，还能用它解闷儿。

唱本儿源起当推乾隆年间北京西直门外专卖手抄本的“百本张”。

民国后，北京印售唱本的书局当以打磨厂的宝文堂、老二酉堂较有名。



老二酉堂创业于明代末叶，在打磨厂路北，本是专售四书五经、法贴仿影、宪书日历的老店，后堂印刷，前柜批发，印的唱本虽难登大雅之堂，但它普及面广，为戏迷、农民喜爱，成本低，发行量大，销售快，获利甚厚。

电线杆下卖唱本的老头把白本谦等人当成戏迷了，所以大声吆喝，向他们兜揽生意。

“三姨，我送您回去吧。”翠翠看了卖唱本的老头一眼，对白夫人说，“道儿滑。”

“不用，不用！”白本谦抢着对翠翠说，“咱快走吧！大伙儿都等着咱们呐！”

同聚楼饭庄二楼雅座内，广德楼戏班的人都在。

而丹桂戏班的人全回去了。

当白本谦、翠翠、齐秀兰和张一鸣走进雅座的门时，众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他们。

“坐呀！大家快入座呀！”白本谦向众人一抱拳说。

众人均互相谦让着入座。

齐秀兰一拽翠翠，又给张一鸣递个眼色，三个人躲到里边靠屋角的那张桌子去坐。

翠翠坐在两位师父中间。

白本谦向翠翠他们这边望了一眼，起立举杯说：

“今几个翠翠姑娘一炮打响，这得先谢丁四爷！咱们敬丁四爷一杯！”

同聚楼饭庄有点仿洋派作风，不用酒盅，而用高脚玻璃酒杯，其容量要比小酒盅多不少。

“不敢当！不敢当！”丁四爷眉开眼笑，满饮一杯后，还向大伙儿亮一下杯，“请！各位请！”

人们纷纷喝下一杯酒，没有敢驳丁四爷面子的。

可是翠翠却端着酒杯发愣，看着齐秀兰。

“喝吧！不喝不合适。”齐秀兰提醒翠翠。

“我喝！”翠翠皱着眉头，喝下一杯酒。

“要说师徒如父子，这话一点儿也不过分！”白本谦又端着一杯酒走到翠翠和齐秀兰这一桌，一指齐秀兰对众人说，“齐老板的丈夫昨儿个仙逝。齐老板今儿个是带着孝来给徒弟跨刀的！这种情谊实在可佳！我得敬您三杯！”

用托盘送酒的茶房忙走到白本谦身边，白本谦端起两杯酒，递给齐秀兰一杯说：

“干！”

白本谦的话刺痛了齐秀兰，她看着白本谦那副幸灾乐祸的样子，心一横，接过酒杯说：

“白掌柜！谢谢你的好意！你对我和我徒弟的盛情，我会报答的！干！”

齐秀兰果然和白本谦干了三杯。

她哪里知道，白本谦的灰鼠皮袍袖筒里，有一大块丝绒手巾，他那三杯酒，都“便宜”那块丝绒手巾了。

“张老板，您也是翠翠的师父，我也敬您三杯！”白本谦盯着张一鸣说，“您可不许客气！”

张一鸣一是为翠翠这头场打炮戏圆满地唱下来而高兴，二是今儿个冒雪出来连件长衣服也没穿，感到颇有些寒意，三是白本谦的盛情难却，他举起酒杯，和白本谦碰了一下杯，说：

“白掌柜为了提携翠翠，操心劳神，我谢谢您！”

连饮三杯酒，张一鸣也和齐秀兰一样，脸色红红的，眼都直了。

“翠翠！这大雪天儿的，丁四爷为你跑前跑后，你该敬他老人家一杯呀！”白本谦大声说。

翠翠为难了，看看齐秀兰，又看看张一鸣。

“是……该敬丁……四爷……”齐秀兰舌头都短了。



众人也都盯着翠翠。

“翠翠，别不好意思，我陪你敬四爷一杯。”白本谦故作关心状，自己端起一杯酒，又递给翠翠一杯，径直向丁四爷走过去。

翠翠只好相随。

到了丁四爷面前，翠翠先给丁四爷鞠了一躬，再敬上一杯酒说：

“四爷，您请！”

丁四爷十分高兴地饮下一杯酒，看着翠翠。

原来，翠翠把手中的酒杯敬给丁四爷了，她却没喝。

她见四爷直看她，不知该说什么。

“你也得喝呀！”白本谦将自己手中的酒杯递给翠翠说，“哪有给长辈敬酒自己不喝的呀？”

翠翠这才喝下一杯酒，喝完后直咳嗽。

“翠翠，秦老板今儿个晚半晌儿让你骑着在台上爬，还在毛竹上演惊险动作，你该敬他一杯。”白本谦又领翠翠到秦德俊身边。

当然，大管事梁老板、文武场面的人们也都得敬。

一直敬到翠翠站立不住，白本谦才半扶半抱地带她出了雅座的门儿。

而张一鸣和齐秀兰已经不胜酒力，不能顾及翠翠了。

至于丁四爷和广德楼戏班的人，没有一个起来阻止白本谦的。

因为，从头晌午丁四爷在天惠斋鼻烟铺一见白本谦领翠翠去见他，又递给他其中裹着一千块大洋银票的红包儿，他便明白白本谦的用意了。

饱经世故的丁四爷对阔佬儿们玩戏子的嗜好太熟悉了。

在他年轻时，戏班儿甭管旦角儿还是老生、黑头、花脸，全是清一色的男角儿，没有坤角儿。

但那些专在声色犬马上动心思的王公官宦，连男旦也不放过。

在南城杨梅竹斜街，有好几家相公馆，实际上是以男妓招揽嫖客的特殊妓院。

那些美男子也像女孩儿一样，见了客人两眼秋波流转，唇红齿白，故意含羞带怯地扭动腰肢，引得王公官宦恨不得把他们娶到家中做偏房。

自进入民国后，这些专门伺候王公官宦的相公馆渐渐消失，因为民国的官僚和富商巨贾们更愿意在坤伶和大鼓妞儿身上花钱。

而丁四爷实际上是白本谦玩弄坤伶的帮衬者，他对白本谦让他给翠翠说戏的举动早已心领神会。

也难说，正阳门外大买卖字号的东家、经理，哪一个不逛八大胡同？哪一个不玩女戏子？

至于广德楼戏班的人，对白本谦的这种举动更是司空见惯。

白本谦在广德楼入了股，就是为了他捧女戏子方便。而他大把大把地花钱捧女戏子，当然是别有所图了。

当白本谦把翠翠扶到同聚楼饭庄门口时，翠翠已不省人事。刚好有一辆小汽车停在饭庄门口。

司机一见白本谦和翠翠的身影，忙下车开了后门。

白本谦轻轻一推，翠翠便一脚上了汽车，倒在后座上。

白本谦又一托翠翠的另一条腿，他自己也同时上了车。

就在他伸手要搂翠翠的腰时，小汽车后边有人大喊一声：

“翠翠——”

“啊……”翠翠本能地喊了一声，但她仍烂醉如泥。

“快！上椿树……”白本谦听到车后那人的喊声，大吃一惊。

随着喊声，一个人影已经蹿到小汽车门边。

此人正是宛玉珍。



他从翠翠出了广德楼戏园子，便尾随至此，一直在同聚楼门口等候。

刚才小汽车开到饭庄门口时，并没引起他的注意，因为他知道，白本谦就住在大齐家胡同，离同聚楼没几步道儿。一直到汽车门响，才惊动了她。

当他从不远处跑过来时，一眼就看见了翠翠。

“快！上三元客店，从前门大街绕着走！”白本谦一边关上车门一边吩咐司机。

他本来打算去椿树三条那个小四合院儿。当他听到宛玉珍的喊声时，又立刻改了主意。

“翠翠——翠翠——”车门外的宛玉珍声嘶力竭地喊着。

而小汽车已经启动，向南开去。

车轮走过雪地，发出沙沙声。

宛玉珍飞跑着追汽车。

而汽车内的白本谦，从后车窗看到追车不舍的宛玉珍，忽然心生一计。他开始放肆地搂住翠翠又亲又吻，并把手伸进翠翠衣服内乱摸。他这样做是为了让在车窗外紧追不舍的宛玉珍看。

果然，在车后的宛玉珍一看翠翠在车内受辱，险些气炸了肺，一个箭步，扑到汽车后窗上，可是他找不到任何可以抓牢的东西，当车内的司机一踩油门猛地加速时，他又从汽车后窗上滑下去结结实实地摔在马路上。

“哎呀——”在小汽车后边不远处跑着的一辆洋车的车夫已经踩在宛玉珍身上，但他又像触电似地把脚从宛玉珍身上抬起来，同时把洋车停住。

“妈呀——”坐在洋车上的是一个女人，因为洋车突然停驶，她被惯性带着又向前冲去。

就在女人几乎冲下洋车的一刹那，趴在地上的宛玉珍一个鲤鱼打挺跳起身来，伸手将还在向前冲的女人轻轻一抄，女人便到



了他的怀里。

其实，强烈刺激宛玉珍视力的是女人脚上穿的那双绣花鞋。

老头，少妇脚下讲究穿缎子面的皮底绣花鞋，青缎面上是深紫色和鲜红色花线绣的牡丹花，甚是鲜艳，特别是在白白的雪地衬托下，鞋面上的牡丹花更是光彩夺目。

就在洋车上穿着绣花鞋的女人双脚落到雪地上的一刹那，宛玉珍便将她抄起来。

“怎么个碴儿呀？”洋车夫一见宛玉珍从地上跳起来，把他车上的客人给抱住了，喊道，“跑我这儿找便宜来啦？”

车夫脚上穿的是双道脸儿的鞞鞋，鞋面儿是实纳帮子，是双道脸儿和后跟儿都绷有皮子的布鞋，穿着跟脚，当然不太美观。这是当时奔波于街面儿上的车夫们最喜欢穿的鞋。

“都赖我！”宛玉珍一看自己怀里的人是个女人，忙把女人放到洋车座位上说，“都赖我！让二位受惊啦……”

宛玉珍刚才摔到地上，还没反应过来，便感到背上被人踩了一脚。

他凭着一身功夫，一拧身子，就跳起来了。

可是，他没见到那辆小汽车，而是见到一辆洋车停在眼前。又见洋车上的客人如离弦的箭一样朝他冲去，他这才本能地将客人抄起来。

“还真有两下子！”洋车夫一见他的女客人又安然无恙地坐在洋车上了，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刚才，当他的脚一踩上宛玉珍的身子时，他心头一惊，以为自己是踩在“倒卧”身上了。

老头，每逢风雪天气，马路上便会出现“倒卧”。

要是踩在已经冻僵了的倒卧身上，倒还罢了。

要是踩在刚刚倒在路边的倒卧身上，那就麻烦了。